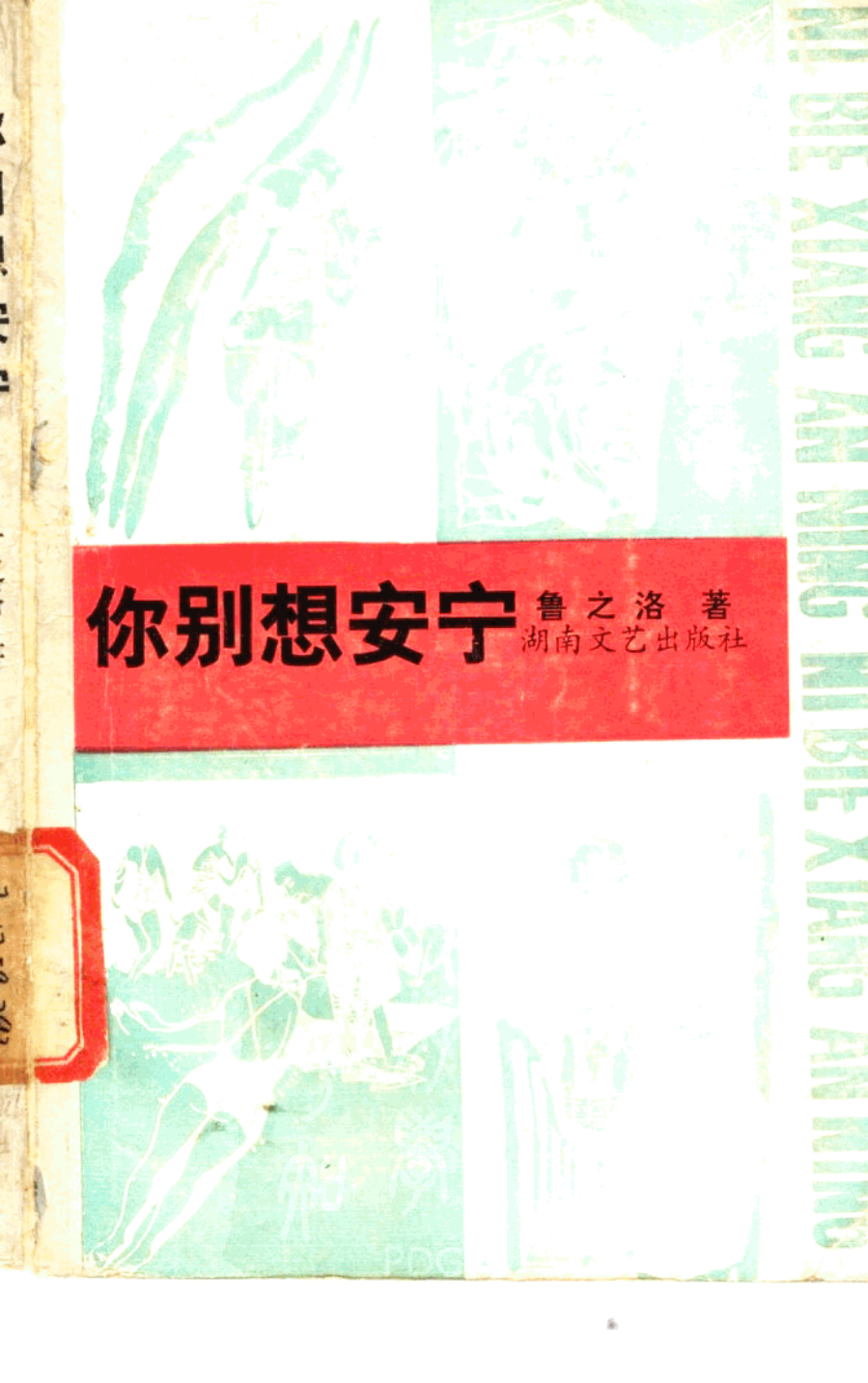




你别想安宁

鲁之洛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南文艺出版社



8937102



你別想安寧

魯之洛 著

PDG

你 别 想 安 宁

鲁之洛 著

责任编辑：徐胤才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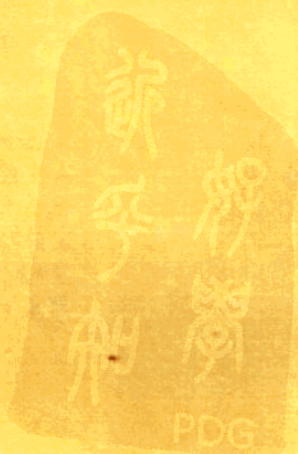
字数：205,000 印数：1—5,700

ISBN 7—5404—0395—O

1·319 定价：3.15元

本书并非记实体小说，但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假如谁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并自动对号入座而怨之、怒之、拍桌打椅詈骂之，我将感到莫大荣幸。

作者



1

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
都要有掌舵的准备。

——易卜生

不寻常的年代，常常会发生许许多多不寻常的事情。

浑身发霉长毛、被打进十八层地狱的郝岩松，居然得以复出，继而又被擢用、晋升，这在新事竞出的八十年代的安宁市说来，就是颇不寻常的新事、异事、喜事了！

把郝岩松摆在重要位置上，让他趁年富力强之时，政泰民和之日，扎扎实实为安宁市老百姓办几件好事，这本是顺乎天时，合乎民意的。但一当成为事实，人们又不免惊讶，不免怪异。惊异于时代的巨变，感叹于八十年代的除旧布新。街谈巷议中，常有善意的戏谑：“哟，他真当大官了！哈哈，果然应了一句老话：一当时运转，黄土变成金！”

巧合吗？神秘而惊人的巧合！二十多年前那个寒风凄凄的日子，当他怀着认罪、惭愧、不服气、问心无愧、虔诚接受改造、听任命运摆布的莫名其妙、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复杂心情，在一片夹杂着恨不起、同情不起、冷漠得如同看猴儿把戏似的眼光的迎接下踏进那狭小肮脏的搬运队小院时，有着鹰样犀利眼睛的红脸膛班长握着他肉绵绵的手儿高声嚷道：“你这哪是一双当板车司机的手？”接着扳开他的手看手相。“你应

该是好命！”红脸班长眯着眼，咂着嘴，煞有介事地说：“看看，你这功名线越过中指后直朝上伸，一直伸向尽头。我敢打保票，五十岁上头你还有大功名，大发展！”他只是苦笑，道：“以后会发展到一车能拖一千五百万！”红脸班长眼睛瞪圆了，道：“不信？你当我几十岁了跟你逗耍？你记着吧，到那一天要记得感谢我哟！”

真是料事如神！果然是五十岁边时来运转，果然是“大功名”在望……果然应了红脸班长的预言。把个红脸班长喜得更甚于他郝岩松本人，逢人便要自吹自擂一番：“怎么样，我早说了嘛！”一时，他竟成了“小半仙”，走上门来求看手相的络绎不绝，弄得他自己也觉好笑。

郝岩松本人倒是平静的。面对个人政治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变化，他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颠簸于多舛命途的他，早对个人的荣辱、世态的炎凉麻木了，冷漠了。他原本不期望有出头之日，只求身健体壮，不欺人世，拉一辈子板车养活家小。没料到命运来了个急转上升，完全应了红脸班长当年所言。简直是梦！比梦还来得突然！然而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真有点不敢相信，尽力抑制着自己，叫自己冷静，细细品味这难以理解却又很好理解的事实。其实这冷静只不过是热水瓶式的，外壳虽冷，内心却滚热滚热。他那嵌在两抹浓眉下的随着年岁增长眼皮层次愈显分明的眼睛里闪耀的火光，暴露了他内心的秘密。他内心正在燃烧，正在沸腾。一种压抑已久的活力；一种突然而来的美好前景唤起的冲动；一种渴望大显身手奋力拼搏干一番四化伟业的激情，如同地心奔突的岩浆，正在他心胸激荡、翻滚，恨不得即刻汹涌澎湃喷射出来。

他又一次困在莫可名状的复杂感情中。激动、欢欣、振奋、

自信、迟疑、胆怯……种种情绪，这些日子又矛盾地交织在他心灵深处，使他老是处在一种时而亢奋思进时而犹豫不安的情绪里。不过到了今天，到了他以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身分第一次迈进这普遍已极也庄严已极的窄小常委会议室，并在庄重而崭新的记录本的首页上，用多次填写成的粗体字记上“1984. 7. 8.”的今天，他那经历过提炼与锻造的复杂情绪，变得特别单一和坚毅了。此刻，他象一个刚冲出起跑线的长跑运动员，正信心百倍、义无反顾地朝目标——正前方冲去，冲去！

第一次常委会开得很短，但散得很晚，都象不舍失去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美好时刻。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宋思行早就宣布散会了，常委们却迟迟没有离去。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而活跃了。强烈的使命感，一种要在激流中划桨掌舵的使命感，使他们兴致洋溢地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地凑在一起高声谈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忘了时间的流逝，忘了腹中的饥饿，以致郝岩松走出市委机关，走在门前那条宽敞、幽静的林荫大道时，已是暮色苍茫了。

象所有地方中等城市那样，现代前进的脚步，在这个古老的府城里，留下了鲜明的足迹。那圈围着可供三、五万人生息的高大青石城墙，早被成倍、成十倍增长的人丁挤得不存一砖一石了。原来的郊区，早被一幢幢厂房，一排排高楼，一座座百货、饮食、文化大厦，构成新的闹市区。而周围几个县属公社，逐渐被“蚕食”成市的近郊区。如今的安宁市，已是拥有六十几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纵向比较，较之明代城墙圈围的三几万人，较之解放前夕的七、八万人，较之解放前仅有一家小发电厂，一家小玻璃瓶厂和一座尚未落成的美国救济总署开办

的机械厂，变化可谓大矣，确实称得上是“换了人间”。街道在不断加宽，楼房在不断增多，市区在不断扩大，但一眼叫人感到最突出的变化，还是人口吓人的膨胀。不管你走在哪街哪巷，那密密麻麻、络绎不绝的人流，总给你一种头晕的“挤”的感觉。然而这拥挤的人口却又给安宁市带来了好处：它终于得到国务院批准，从“地属市”升格为“省属市”。在迟钝的市民们还不曾意识到这升格究竟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的時候，全市的中层干部们却早沉浸在狂喜中。据市副食品公司提供的可靠信息，在好消息从小道透露出来的当晚，狂喜的中层干部们使市内所有副食品商店的啤酒脱销。中国的成语真是深意无穷。应该为“水涨船高”这个成语唱一曲热烈的赞歌！

“水”涨了嘛，机构自然多了，牌子自然大了，站在船上掌舵的人也自然升了。于是科变局，股变科，不断地增庙加菩萨，一时新的任命书如雪片飞来，好是热闹。见多不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理所当然，合理合法。

遗憾的是生产和经济工作，并不因为市的升格、科局公司的增多、大批大批人员职务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在全省排队的名单上，安宁市的生产和经济总象铁板钉钉似地位居“老幺”。习惯性的纵向比较，吃“忆苦餐”的自解方式帮了大忙。他们绝口不提时代的步伐，却津津乐道于七、八万人，两个半工厂的往昔。虽说对市民并不具有怎样强的说服力，但自己却可聊以自慰地心安理得地做官。不满之声是强烈的。安宁市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共产党员，安宁市众多有识之士，安宁市善良的群众，都表示了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他们期待着变化，呼唤着改革。

改革终于来了。

肩负改革重任的新领导班子成员之一的郝岩松，怀着一种特殊的激动，沿着市委门前那早就熟悉、又早已陌生的林荫道，沉稳而急促地走向繁华、热闹的街头。正走着，一部闪光锃亮的淡绿色小上海撵着他的脚后跟开了来，他唯恐躲之不及，忙退让到人行道旁。不想小车缓缓向前滑行一下，竟停在他前面了。他并不在意，继续走自己的。

“郝书记，郝书记！”

从车里跳出一个人，热情地追着喊。

把“书记”和自己的姓氏联在一起，他还很不习惯。起初并没意识是在喊自己，步履照样急促。待那人追近了，几乎在对着他耳朵喊时，他才醒悟到是在喊自己。

来人是位大块头年青人。全身过多的脂肪使他下巴成双，腰粗如桶，肚挺似峰，完全是一副标准的戏剧、电影中的“首长”形象。他腆着大肚皮往面前一站，俨然一堵墙，把个魁伟大汉郝岩松比成了瘦子。他们有过一面之识，而且在郝岩松脑子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钢笔没水了，常委们在第一次会上的发言是不可不记的，他急匆匆到隔壁办公室寻墨水，正碰上一位大块头背着身子接电话：“别罗嗦了吧，我只晓得市委有个陈建伟老书记，不晓得还有个什么好书记、丑书记或是坏书记！”咔嚓一声挂了话筒。郝岩松明白有人挂电话找他，但话筒既已挂了，也只好算了。

“郝书记，你可能还不认识我。我叫伊文革，在抓市委办公室的工作，”他低声下气地自我介绍着，完全没有了那接电话时趾高气扬的模样。

郝岩松惊异地盯着对方，这才把人和名对上了号。原来他就

是鼎鼎大名的伊文革。他早就熟知伊文革这个名字，却不曾相识，更不曾想到这位才三十出头的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会发福成这个样子。

“哟，你就是伊文革同志。”他热情地握着对方的手。

“郝书记……”

“我是副书记。”郝岩松皱了皱眉头。

“啊，郝副书记，你走得好快。”伊文革带着几分歉意，“常委会没散之前，我就安排好车子送你，好容易等到散了会，又等你们闲谈结束，我刚喊来司机，就不见你了，便跟车追了来。”

过分的谦恭和热情，叫郝岩松由不安而到反感。刚才接电话时那腔调，与眼前这嘴脸，怎么也无法叫他相信是同一个人的。这不能不叫他想起传闻中那位腋下夹着尼龙伞，左手提着公文包，右手端着保温杯尾随在陈建伟书记身后的伊副主任的形象。传闻不虚呀！太过分了！他亲眼见到了这种过分，觉得这人远不象那块头一样实在，显得太虚，太假。难道人的复杂性就表现在表里不一？郝岩松是个直爽人，有什么情绪容易上脸，从来不会装。他心里有了反感，就再热情不起来了，说话也变得冷冷的：

“不用车了，走一走挺好。”

“书记上下班派车接送，这是常委定的老规矩。”伊文革依然纠缠。

郝岩松态度越加严肃了：“老规矩正该破一破呢。”

“今天怎么啦，都不肯坐车，”伊文革不解地喃喃说：“是不是常委有什么新规定？”

“明白了就行，就这么回事。老伊同志，你跟车回去吧！”

伊文革碰了一鼻子灰，既不甘心又觉没趣。在他的生活哲

学里是不会有不受阿谀逢迎的人的。他很喜欢当代一位诗人的两句诗：“底事天下当权者，多爱阿谀不爱才。”他牢记着它，从反面理解它的意思，作为自己钻营的准则。郝岩松的态度叫他将信将疑：未必这是真的？连讨好、逢迎也不领情？他呆呆站着，迟迟没有离去。

郝岩松不愿再纠缠，懒懒地朝伊文革摆了摆手，便拐进旁边一条小街。

这街狭而长，宽不足两米，麻岩路面，杉木结构的对面铺店，与周围的高大楼房和宽敞林荫道相比，显出了它的古老、简陋、破旧。叫人觉得这是昔时安宁城留下的一个梦。

已是黄昏时分了，烈日早已退去，余热残留路石，趁着荫凉，居民们在自己铺面前泼水驱热，占上方丈之地，搬出竹凉床、躺椅、折叠椅、小板凳之类，横七竖八、五花八门地摆满一街，有坐着、躺着乘凉的；有围着下棋、打扑克、打字牌的；有电视机的人家，慷慨地将机子摆在门口，面对小街，让一大群大孩子、小孩子和乐天的老头子、老太婆静心围观。这算是给古老的小街点缀了几笔现代的色彩。

郝岩松艰难而小心地在人巷中曲折穿行，无端地生起一种紧张心理，一种害怕不小心踩着某双粽子脚，踢着某条白嫩腿的紧张心理。

似曾有过这种紧张心理。是在这条小街，抑或别的小街？是拉煤，抑或是拉黄泥、河沙？记忆早已依稀。但那沉重的车轮压过麻石地面的鳞鳞声，轮胎草鞋叩击路石的磕磕声，极度弯腰使劲发出沉重的呼哧声，却是永难忘怀的。他给建筑工地运送河沙、卵石、红砖；给车站、商店搬运货物；也给小街人家运煤送黄泥。小街两边晾晒着衣架、酱缸、菜案之类，使狭

窄的街面更显狭窄。他初学拉车，不胜负重，步履维艰，且路坑洼，车又颠簸，在这衣架、酱缸的夹缝中穿行，真有如履薄冰的紧张感。

“哎唷……瞎眼……”

他到底踢着了一只女人白胖的脚背，忙小心地赔不是：“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他正等待更粗野的詈骂，不想这女人反怒为笑：

“哟，是老郝呀，唷啧啧，唷……不要紧，不要紧……”

二十多年来，他与小街许多人家的关系，并不是“人一走茶就凉”的买卖人情，而是用汗水、诚实换来的了解、同情和友谊。

“好久不见你啦，老郝，我们家的煤球快烧完了，行个好，给送一车来吧！”

误会，不便解释且又叫他感到温暖的误会。这误会他已碰到不只一次了。

“郝师傅，真是三年难撞金满斗呀！正在为难处，碰上你这位好师傅。帮个忙吧！”

这是他改正、复职担任一个省属大厂的副厂长后遇到的一次误会。拦住他的是一个山区县的采购员。他曾给他送过几次货。

“什么事？只要我帮得上手的，一定尽力。”他是热心人，自然答应得很痛快。

采购员高兴地说：“我有一车货急着运到汽车站，请顺脚给跑一趟吧！”

如今不比往年，帮这个忙何需他拉车，只要给厂调度室挂个电话，要部卡车来就迎刃而解。但他没这么做。他是个干什

么事都挺认真的人，觉得这么做会叫采购员不安，也有营私之嫌。想到快一年没拉板车了，趁那二十多年交谊的盘口伙计还躺在市搬运公司的宿舍旁，拉出来再练一回筋骨也是乐事。便领采购员去拉来车，装好货。正朝汽车站走，迎面碰上厂里一辆放空的卡车。司机一见厂长在拉板车，哪里过意得去，赶忙停下车来，劝他把东西装上汽车。几个搭车的青工更是不容分说，跳下车厢就将板车上的货物往汽车上搬。采购员这才明白当年拉板车的老郝现在是跟他们县长一般大的官，很是过意不去，又是道歉，又是自责，连连声言再也不敢劳领导为他拉车。郝岩松却坚持要把货送到车站，他说：拉车二十年，再拉一回做总结。

长长的小街，绵绵的思绪，郝岩松心里暖暖的。

暮色渐浓，街灯愈明，小街也越发光怪陆离。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花裙彩衫背心裤衩塞满的小街，如同色彩缤纷人体杂呈的海滨游泳滩。不同的是海滨游泳区给人以健美、青春焕发
的感觉，而这里却给人以不雅、不舒服的印象。这感触使郝岩松突然觉得小街破旧、狭小得刺眼，显得与整个城市很不协调。他很奇怪：为什么早没有这种感觉呢？在这之前，他和许多人一样，对这条小街充满了盲目的荣誉感。几年前，北京一家大电影制片厂曾瞄中了这小街的卵石路、木板铺，把一部反映二十年代小城生涯的影片搬在这里拍摄。可爱的刘晓庆曾在这里留下过恼人的风采；那些风云影坛的红男绿女们曾在这里兴致勃勃地品尝过小摊上刚从滚开的油锅里捞出的香喷喷的油炸糯米粑；德高望重的导演也喜不自禁地连声夸赞：“走遍全国，也难找比这更典型的二十年代的山城小街。”这话曾引动过市民们好一阵狂热。此刻郝岩松细一咀嚼，心里竟象针刺一般痛。

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为它的破旧？为它的古老？为了留给艺术家们追寻古朴？……这毕竟是偏远的安宁市，而不是上海的豫园。作为世界名城的上海，为了游览，为了多样化，有意保留一条古老的街，并加以精心设计，赋予现代城市一点儿传统的古朴特色，是别有风味的，必要的。而这小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它摆在市委高楼大厦的鼻子底下，象是被遗忘了似的。可它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呀！……

突然头脑有点发胀的郝岩松感到眼前豁亮，觉得有股清风注入心胸。原来他已走进了一条繁华的大街。

这是安宁市最美妙的时刻。宽敞的大街荫凉下来了，柏油路面上还留着洒水车驶过的湿漉漉的水渍。法国梧桐繁茂枝叶覆盖着的行人道上，靠北一边的浓绿欲滴，葱茏可爱，靠南一边的披着夕照的金晖，色彩斑斓。掩映在梧桐枝叶间的商店霓虹灯，正在起劲地闪烁迷人的眼光。被夜市吸引的人流滚向街头。人行道上，满身散发清凉、芳香的年轻姑娘和少妇，穿着连衣裙、筒裙、旗袍裙、百褶裙、三角裙、超短裤、超短裙、骑士裤，等等等等，花样繁多，款式新颖，曲线毕露，一个个如同春花间的蝴蝶，舞台上的仙姑，风姿翩翩，亭亭婀娜，给夜市添了色彩，增了凉意。

“女同志敢穿了！”郝岩松感觉强烈地想。

一、两年后才不是这个样子哩。那时，把青年男女衣着问题看得过重，当方向性问题，明令各机关、厂矿、学校门口悬挂“奇装异服者不得入内”的牌子，由原市委书记陈建伟亲自挂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来了几次扫荡式的“大抓”。亲自操剪刀上街剪姑娘们的喇叭裤的区委书记，被作为好干部明令嘉奖。郝岩松所在的那个省属大厂，在频繁与沪、穗业务

往来中，受了现代衣着的影响，常被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例子点名批评。他就曾亲自去街道办事处领回过被剪了超短裙、喇叭裤的女工。然而，潮流是堵不住的。那些“不许入内”的高楼大院与整个城市比较起来只不过是一隅之地，小圈圈，天地广阔得很哩，自有“不许入内”者们活跃的地盘。更何况高楼大院里住的也是凡夫俗子，免不了也有爱美、趋时之心，终于后院起火，那一群群不肖男女，抑制不住地裹着叫“卫道者”心跳肉麻的紧身衣裙，自内而外勇敢地走了出来。想抓也抓不住了，也就再没人去抓了。有趣的是陈建伟书记又津津乐道地作开了纵向比较：“同志们啦，想一想吧，你们现在过的什么日子，我们那会过的什么日子。你们到街上去看看，满街穿红着绿，是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呀！我们那会儿呢？打游击，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小米加上三八大盖枪……”想着，郝岩松眉头皱起来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有些同志竟染上这种出尔反尔、好大喜功之风呢？充当反对派急先锋的是他，重彩浓墨为自己书写功劳簿的又是他。在他们当着千人之众滔滔喷海水的时候，为什么就不扪心自问：自己究竟出的什么力？充当的什么角色？

郝岩松信马由缰地走在街头，想看哪里就在哪里停一停。这时他正驻足在一处灯火辉照、人群围聚的招贴墙下。墙上满贴着油印、铅印、毛笔书写的广告。内容新奇而又广泛。诸如某退休教师主办的英语补习班招生，某个体户招收剪裁、缝纫学员，某鹤翔庄气功研究组织开办短期培训班，某杂志招收写作刊授学员，某名医指导健美、减肥良方，某草医专治阳痿、不孕症，以及住房对调、工作对调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他正觉无聊，一眼又看到用一串五色彩灯绕着的两块彩

绘宣传牌。一块是市花鼓剧团即将隆重献演大型新编历史剧：《黎蛮牛》。一块是市歌剧团即将上演新型公案戏：《龙老虎冒死断奇案》。这两条文化喜讯给他带来欢快。一看剧名便可知：两出戏都取材于安宁市的历史故事。关于黎蛮牛的传说他知道不少；至于龙老虎，更能引起他许多深沉而亲切的回忆。他初期的革命生涯，就与这位传奇式的复杂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觉得这两个戏来得颇及时，现在的安宁市不也需要黎蛮牛、龙老虎式的人物吗？这使他特别关心作者的名字。居然两个戏的编剧都是：陈虹。陈虹是谁？这名儿似曾听说，但又觉生疏。不过他估计这是安宁市土生土长的作家，否则不可能会对这类乡土题材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他在心里默默记住“陈虹”这两个字，准备抽时间去拜访这位作家，请这位作家继续使用他的笔，写一写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黎蛮牛和龙老虎。多发现人才，无畏地任用人才，正是他这位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责任呀！

他怀着这样的轻快心情，快步穿过闹市，来到一片脚手架正在往高升的建筑工地。工地那边的小街旁，就是他安在市搬运公司的家。他每天都要从这里走过：也知道这一片建筑是老朋友柳澄兴办的事业的一部分。他有过几次在这里与柳澄的偶然会面，匆匆握手，匆匆问好，匆匆告别。各忙各的事，显得远不及过去那么亲密。柳澄就是这么个人：你苦，他寻来了；你甜，他疏远了。郝岩松也习惯了，不把这当一回事。此刻，他突然动了心，想见一见柳澄。这么想着，便折身朝灯光通明的建筑工地走去。

工人们正施夜工。卷扬机、搅拌机在嗡嗡嗡、哐当哐当地紧张合奏。郝岩松踩着泥浆在工地上走了一圈，不曾见到柳澄

的影儿。郝岩松正要离去，又被两位围观者的闲谈吸引住了，

“你听过刚才市广播电台的广播吗？”

“没注意。有什么好消息？”

“新市委成立了。”

“有柳澄吗？”

“哪能有。人家搞的这一套还是非法的，说不定随时都有吃官司坐班房的可能哩。”

“象话吗？明摆着的改革家不用，还用什么人？我们安宁市要多几个柳澄早变样了。国家掏几百万、几千万办的厂，叫哪些败家子糟踏得发不出工资，靠卖设备吃饭，人家柳澄没要国家一分钱，解决三百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搞了这么多建设，何罪之有？”

“这么激动干吗？你真是多血质型人。走吧走吧，功耶罪耶，我们平头百姓心里清清楚楚。不过，落在咱安宁市的‘老革命’手里，如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就看新班子的了。”

郝岩松正听得起劲，对话声却渐渐消失在灯光朦胧的夜色中了。他呆呆站在那里，觉得这是这个兴奋激动、多思不安的黄昏里最有意义、收获最大的一刻。他留恋地盯了盯那两个远去的背影，又返身朝灯火辉煌的手脚架上打望，他真想突然在这一刹那见到柳澄，那位他曾经是那般熟悉，现在又是这般叫人难以捉摸得透的、谜一般的柳澄！……